

我妹妹的歌

我猶記得姊姊東萍的婚禮，外頭紅通通的，我姊姊穿著新娘禮服，一個人坐在房間。

她很少有機會穿上那件衣服的，紅得那麼好看。我也記得紅蠟燭、紅幛聯，賓客鬧成一片的聲音，全口湖村的村民都來了，那天陽光烈艷，風從海的方向吹來，蚵寮的氣味鑽進廳堂，這些聲音，房間內的姊姊一定都聽得見，我想，在姊姊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應該跟從前一樣，進去跟她講心裡話嗎？

「弟，我就要走了。」幾天前，姊姊拉我到外頭講悄悄話：「妹妹以後就交給你照顧了。」我用力點著頭，來不及想這句話的用意。「我能有其他選擇嗎？」我很想這樣說，但姊姊就要結婚了，把到口的話又吞回去。

我記得爸媽和新郎的家屬在廳堂講話，我家的客廳從沒有擠進這麼多人，平日曬蚵乾的小廣場，擠滿結綵帶的汽車和一個小小的火爐。媽媽跟我說：「東豪，等一下你坐第二輛車，負責沿路放鞭炮。」

我猶豫著：「那妹妹怎麼辦？要不要我看著她？」

那時震耳的鞭炮像一條蛇從地面往上延伸，吐信是灼人的燒，媽媽掩著耳朵，露出厭惡的神情，向前迎接走出在陽光中的姊姊，她的白紗裙由表妹挽著，沒有拖在地上，我聽見媽媽提高聲調說道：「叫隔壁的信嫂來帶她，沒事的。」媽媽說到最後一句時，語音微弱，似乎有著那麼一點不確定。

陽光下，籠罩在白紗裡的姊姊，臉上一片紅通通的，我從不記得她有這麼美麗的時候過，那時，我真的相信，嫁過去的姊姊就將一生一世的幸福，真的。你把我抓起來，逼我，我還是這句話。

媒人婆幫姊姊撐著傘，跨過小火爐，表示她再也不回頭了，臨上車時，姊姊卻回過頭，望著我，也望著我們的老厝。

陽光很強烈，感覺一陣昏眩，我隨著眾人坐上車，捧著一袋鞭炮。車子發動，

突然，妹妹從家前面的小路奔出來，哭著一張臉追姊姊的車，妹妹的哭聲大到蓋過了鞭炮聲：「姊，等等我，妳不要我了。」姊姊的車停了一下，又繼續開動，大概車裡的人勸姊姊，那天，她沒有再回頭。

妹妹一直追那部車，放聲歇斯底里地哭，媽媽下了車，穿著整套禮服在後頭追妹妹：「東妹，不要再吵妳姊姊了。」媽媽一邊跑，一邊大口喘氣。我趕緊下車，也跟在媽媽後頭跑。在通往海邊的那條小路上，姊姊的禮車轉過彎即不見蹤影，在正午的海風中，媽媽抱著妹妹一起放聲大哭。

我猶記得那天姊姊的婚禮，我和媽媽都待在老家陪著妹妹，親家打電話來催，媽媽安撫著說：「你們先開動，不用等我了，我馬上過去。」那場婚禮就將變成沒有新娘媽媽的婚禮了。

妹妹一直哭到深夜，累了，變成驚叫，在夢裡還是繼續著她失心一樣的痛。我望著手錶和入夜一下籠罩過來的黑暗，可惜著我沒有吃到的喜宴。

更小時候的記憶，陪著媽媽和妹妹一早搭公車去嘉義。上嘉義是大事情，媽媽要我穿上那件新年才能穿的藍布夾克，卡其褲，我跟在他們後頭，像是個要出發前往遊樂園的學童。媽媽拉著妹妹，用力地拉著，妹妹穿的那件粉紅色的洋裝，袖子整個被拉長。她陰鬱著臉，似乎變成了一個我不認識的人。

村裡的人全都是認識的，看見我們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帶孩子去玩喔。」媽媽也不多說話，我看她是沒什麼心情，只說：「是啊，天氣好，帶兩個孩子去嘉義買衣服。」

那天的天氣一點也不好，風一陣陰過一陣的從海邊吹來，像幽靈返回了老家，透過關不緊的門縫叫人，要把人的魂魄都喚了跟她去投海。還跟爸爸去看海的年紀，爸爸總跟我講同樣的故事，說他自己小時候聽過海上的女人的哭聲。

我坐在公車的後座，緊靠車窗觀看外頭的海和沙塵，想著爸爸的故事，我多想離開這個家離開妹妹和這一切，但那件事情遲遲沒能發生。

公車進到嘉義市區，繞過一大圈才停在那棟木造的小醫院前。裡頭滿滿看病的患

者和家屬，每個人經過我身邊時都悄悄地搖頭，好像他們能夠看穿我心內的秘密。我忍不住跟一位盯著我瞧的小女孩說：「不是我啦，我是陪我妹妹來的。」

「東豪，少說話，」媽媽嚴厲的語氣越過候診室的空間拘捕我，隨即一個熱熱的巴掌攆來，「連這種事你也拿來說，你有沒有良心啊。」

我摸著臉，舉起右手準備抵擋媽媽的下一個攻勢，傳來妹妹名字的廣播，媽媽牽著始終像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妹妹起身，拉平她衣服上的皺痕，「妹妹，妳等一下要乖，要聽醫生伯伯的話。」

我連忙起身，要跟上去，媽媽回頭看著我：「東豪，你坐在這邊等我們，不要亂跑。」診間的門開了，護士跟媽媽講著話，媽媽彎著腰，那姿勢又像是默默地哭泣，隨即又關上門。

我坐了一會，門還是沒開。我便沿著醫院的走廊走到外頭，坐在階梯上等待。外頭嘉義的天空已有些開朗，沿著醫院所在的街道可以走到垂楊路，路邊的空地圍著幾個高中生在打香腸，我靠過去看，彈珠在鐵釘間穿梭，始終沒有進到最高分的那個洞。我懷疑其實人生也是個洞穴，也開始懷疑我的青春為何要耗費在這所醫院的外頭。

「少年仔，要打香腸嗎？」我摸摸口袋，摸著裡頭唯一的硬幣，搖頭。

走回候診室，坐下，門開了，又廣播了其他患者的名字，媽媽牽著妹妹走出來，眼眶泛紅，似乎剛才已大哭過一回，我開始以為，媽媽來到這家醫院就是為了來哭的。

「東豪，我們回家。」轉頭就往醫院外走去，「喂，」我指著妹妹，急忙喊道：「妳是不是忘記了什麼重要的東西？」妹妹靠過來拉我的手，還魂似的說出她這天的第一句話：「哥，我們回家吧。」

回家，妹妹從此得到一個「精神分裂」的病名，這是我們家、村莊，也許整個世界都感到陌生的病。村裡的人說，妹妹身體裡住著兩個靈魂，「幾年前投海的春嬌，死得不甘心，現在又回來了。」隔壁的信嫂老愛這樣傳說，有一回，被

媽媽拿著掃帚從村頭追到村尾。信嫂一邊跑，一邊跟媽媽討饒。

有一回，我真記得，爸爸回家過春節又出海的過後幾日，妹妹站在月光下，看著遠處波光粼粼的海面，我聽見她深深的嘆氣，遂也不敢上前打擾。

那年，我姊姊在蚵寮工作，我知道那份工作辛苦。夏季一清早，頂著惡毒陽光，一個接著一個從殼裡剝出滑嫩而新鮮的蚵仔。黃昏，姊姊彎著腰回家，直喊腰疼，我聽姊姊跟媽媽抱怨：「我為什麼不能跟小學同學春菊一樣，去嘉義的百貨店上班，為什麼…」聲音變得極小，生怕讓隔壁房的我聽見，「我也想跟弟弟一樣去上學。」姊姊讀完中學就順著媽媽的意思去蚵寮工作，有一次她就跟我說：「弟弟，你要連我的份也一起讀喔。」我猛點頭，幾年後，我是我們家唯一上大學的人。

妹妹要按時吃藥，這份工作也落在姊姊頭上，那些從嘉義醫院帶回來的藥有紅色的膠囊、綠色的藥丸和白色的胃乳片，我偷偷嘗了一顆藥，那味道真苦，比世界上最苦的苦瓜還難吃。妹妹當然抗拒，一開始，媽媽把藥給妹妹，看到她喝水服下才離開，但妹妹悄悄跟我扮鬼臉，把壓在舌根下的藥吐在屋後的草地，那時候，感覺她又很正常。

我說：「東麗，不吃藥，妳的病不會好。」

妹妹對我吐舌頭，「那你吃啊，你的病就會好。」

我衝口想說：「我又沒有精神分裂，是妳吧。」一句話硬生生轉彎收回去。那年，我也知道不應該講這麼傷她的話。

輪到姊姊上場，她帶著一身的疲憊和蚵仔的氣味回家，洗過澡，要妹妹吃藥，「乖，我的好妹妹，吃了藥，姊姊喜歡妳。」

妹妹斜著眼看她，眼看又要變成另一個人似的，「我不要姊姊喜歡，姊姊要我吃藥，姊姊才不乖。」

姊姊陪著笑說：「那妳想要什麼，姊姊給妳。」

妹妹果真陷進沉思，過了好久才說：「那我要唱歌，唱以前那一首歌。」

在更早以前，燦爛的晴天，可以見到黑面琵鷺飛過半空中，飛到對面的濕地，姊妹倆在屋後開著野花的小丘上唱歌，姊姊先唱一遍，「如果你是朝露，我願是那小草，如果你是那片雲，我願是那輕風。」教姊姊唱這首歌的小學同學，後來上嘉義念女中。但姊姊曾告訴我，這是他們同學間的密碼，如果有人唱起這首歌，就表示她在想念對方，被想念的那個人，就要像一陣風那樣的飛回到她身旁。

那天，姊姊的歌聲飄散在隨風而去的原野上，不知她心裡想念起誰來了。唱了幾遍，妹妹也跟上節拍，「唱歌。」當姊姊這樣說時，妹妹也跟著唱起了「如果」。

「好啦，我唱歌，妳就要吃藥。」姊姊扯開嗓子開始唱歌，唱到一個「如果」妹妹就吞下一顆藥，整首歌唱完了，還有兩顆藥沒吃。姊姊說道：「那這兩顆呢？」

妹妹甩著頭說：「我還要聽歌。」

姊姊擺擺手，捉弄她：「沒有如果了。」於是整首歌又從頭唱一遍，順利的擺平妹妹。

我說不上來，為什麼當年妹妹這麼喜歡這首歌，「精神分裂症」被村裡的人說是體內還住著一個人。高中時，我一個人開著盞小燈在妹妹臥室旁的小書房讀書，妹妹勻息的呼吸聲就如午夜的清唱，遠處的貓叫和更遠處的潮浪節拍，我的意識不自主的想像著，是妹妹還是她體內的那個人這麼喜歡這首歌？

妹妹的病情時好時壞，有一次我放學騎腳踏車回家，遠遠就見媽媽激動的吆喝，「東豪快過來幫忙。」我丟下書包衝進屋，三個大人把妹妹壓在地上，妹妹奮力掙扎，臉孔扭曲猙獰，我過去幫忙抓住妹妹抖動不止的右手，妹妹突然中邪似的安靜片刻，露出奇異的表情看我，過了這麼多年後，我猶記得妹妹的那個表情，好像是在說「哥，原來你也有份。」

也有病情好轉的時候，妹妹和姊姊在房間裡說悄悄話：「姊姊妳以後會跟我住在一起嗎？」毫無遲疑的聲音：「我不跟妳住在一起，誰陪妳吃藥？」

妹妹說：「姊姊，我們來唱歌。」

「現在很晚了，會吵到別人，明天一早我還要去蚵寮，睡覺囉。」

又過了好一陣，傳來妹妹的呢喃：「姊姊，姊姊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妳說，我以後會不會有自己的歌？」

「嗯。」

我不知道是不是姊姊結婚後，加劇妹妹的病情。時常見到媽媽追著妹妹跑，妹妹跑在前頭，媽媽追，媽媽停下來，妹妹也停下來，始終隔著距離看著我們。媽媽喘著氣說：「老了，跑不過她了。」手掌仍緊緊抓著藥包。

我追上去接過藥包，跑到了海邊，一陣眩暈，我彷彿見到春嬌從海浪裡走來，彷彿感覺到半空中的黑面琵鷺過來包圍我們，妹妹看著遼闊無邊的黑面海洋，冷冷說道：「你們都欺負我。」

「東麗，哥哥沒有欺負妳，妳生病了，要吃藥才會好。」我在風中用力說話，「那我吃一粒給妳看。」我打開藥包，取出一粒綠色的膠囊，吞下去，那味道好苦，好像全世界的辛酸都湧到了舌頭，那苦，讓雲都暗了下來，快樂從我身體分解離去。

妹妹讀小學四年級時，第一次發作病情，聽說她在學校時，老師要打她手掌心，她突然發瘋似的咬老師，咬住了就不放開，訓導主任和校警都來拉她，她也不放。那年我念口湖的中學，放學回家，看見一大群人圍在家門口，停了一輛救護車，我問媽媽：「誰受傷了？」媽媽看著我，眼淚不停的流，只說：「以後我們的日子苦了。」

從那天起，媽媽也變成了另一個人，她原本一向堅強，從水里嫁到口湖後，一手撐起這個家，但從妹妹生病以後，我常聽見她在夜裡獨自哭泣，用很久時間望著海面上的月光。

那時姊姊還沒有正式出現在我妹妹的故事中，她還在憧憬著自己的故事，像一首永遠不會走調的青春戀歌。姊姊讀中學時長相清秀，笑起來有兩個淺淺酒

窩，我記得她讀國中二年級時，校園裡就有男生跑過來，笑著把信塞到她手裡。

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，這些信全部落到我手中，姊姊要我這個小軍師全權處理，我看著那些歪歪斜斜的字體，全數一概送進垃圾桶。

久了，當然有漏網之魚，一回，姊姊撥了電話，要我來講，「你就問說林俊和在不在家，如果是他來接，你就把電話給我，如果是他媽媽的聲音，你就說是他同學，要來跟他借參考書。」

「喔。」我聽了老半天，似懂非懂的，「我要跟他媽媽說，我是葉東萍的弟弟嗎？」

姊姊氣得跺腳：「你發神經啊。」

不過，那通電話久久響著，始終沒有打通，我也沒有見過那個叫林俊和的幸運男生。

很多年後，我在台北的學校教書，去參加某個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，我記得題目是台灣文創和社會轉型，隔壁座來了個頭髮泛白的中年男子，交換名片，是某家行銷公司的經理林俊和，我看著這個名字，問道：「你是念口湖國中的嗎？」

中年男子欠身禮貌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我問：「那你認識葉東萍嗎？她是我姊姊。」

他歪著頭想了一會說：「記得啊，她很漂亮，我常常故意在校園遇到她，跟她說幾句話，我們還交換了電話號碼。你是她的…」

我說：「我是她弟弟，我曾打電話去你家，要跟你借參考書。」

我猶記得姊姊第一次瞞著媽媽，要去和男生約會的情景。她關在房間裡，把她少得可憐的幾套衣服都穿過一遍，最後不得不把我也拉進去，她罩著一件有白絲邊的紅色連身裙，在鏡子前轉了一圈：「弟，這會不會顯得很老氣？」

我說：「這不是媽媽去喝喜酒穿的衣服嗎？妳小心媽媽知道了會揍妳。」

「你小聲點，媽媽回去水里看舅舅，她回來前我就回來了，你不講不會有人知道。」

她看著我：「你不會講吧。」

我說：「那要看妳對我好不好。」

「諒你也不敢。」她轉頭不理我，滿臉興奮神情，期待她生命裡的第一場約會，像一隻小金絲雀等待她的食物。走到客廳，妹妹已等在那裡，像舒伯特歌曲裡攔路的魔王：「你們要去那裡，我也要去。」

姊姊放低聲量說：「東麗乖，姊姊要去圖書館念書，妳不能來。」

妹妹打量著她全身裝扮，「妳穿媽媽的衣服去圖書館，不管啦，我要跟媽媽講。」

姊姊用眼神向我求助，我向前拉住妹妹，「我來陪她，姊，妳快走吧。」

妹妹怒吼，眼神變得凌厲，聲音也變成了另一個人，屋外全村的狗吠全醒了，配合著妹妹的招喚，回想起來那就是狼嘯，「你們都在騙我。」她轉過來咬我的手，我的手一陣痛徹心扉，她仍大力的咬著，我下意識的一個耳光摑過去，打中妹妹的右臉頰。妹妹愣了一下，攢在地上放聲大吼。

有很長一段時間妹妹只要看見我，就會轉成那種敵意的眼神，我漸漸的不想待在家裡，考上嘉義的高中，我常常留在學校參加社團，深夜才回到家，我把妹妹的問題留給媽媽和姊姊。姊姊中學畢業後，就留在蚵寮幫媽媽的忙，她再也沒有穿上那件紅裡縫著白絲邊的連身裙，像她的青春一樣，從此一去無返。

那年春節，爸爸從遠方回家團聚，妹妹依在爸爸身邊，露出少見的溫柔，爸爸嘆了一口長氣：「我們家沒有人這樣啊。」就再也不說話了，一名漁人這樣表達著他對家人的憂心，爸爸臉上的皺紋，也一年多過一年。

我和妹妹的解凍，說起來也奇怪，那年的中秋節長假，我躲在房裡看書，準備模擬考，妹妹突然無聲無息地出現在書桌前，我還嚇了一跳，只聽她說：「不要看書了，來陪我玩。」

我放下書本：「哥哥明天要模擬考，很重要的。」

她也不理我，「我要唱歌。」

我四下搜尋姊姊的身影，姊姊不知上那裡去，只好說：「等我考完模擬考，我再陪妳唱，帶妳去嘉義看打棒球。」

妹妹溫馴的說：「約定不要反悔喔。」

我說：「好，反悔的是小狗。」

她笑著說：「哥哥是小狗，汪汪汪。」

我沒有反悔，但我後來沒有實現約定。記得是大學聯考前一個月發生的事，妹妹一個人偷偷騎腳踏車出門，過了中午，還未見歸來。媽媽急了，要隔壁的信嫂去蚵寮找姊姊，全蚵寮的人都知道葉家小妹不見了，放下工作全出去找。

我在學校上課，不知為什麼，心中隱隱覺得不安，我突然看見那個春嬌站在海浪中向妹妹招手，一陣恐慌襲來，我下午請了假回家，媽媽和姊姊都坐在客廳，姊姊用疲累的語氣說：「你去讀書，不要管。」媽媽坐在藤椅上，講出一名堅強的台灣女性最無助的呼喊：「這都是命啊。」

他們發現妹妹在北邊的沙丘摔倒，全身蓋滿了沙粒，那一帶長滿有刺的蒺藜，野風撲朔，村裡的老人家說，死後沒有神主牌沒有後代祭祀的女子的幽靈都住在沙丘後面。他們說，妹妹是被春嬌帶到那裡去的，她的心意茫了，忘記了人世，也忘記了回家的路。

我和姊姊接到電話通報，立刻趕過去，妹妹已經坐起來，喝著水，姊姊走過去拍拍她褲子上的沙，只說：「東麗，我們回家吧。」

家總是要回去的，我牽著腳踏車，默默走在她們的後面。柔軟的沙丘深埋我的鞋子，剛走過去的足跡立刻被風沙覆蓋，我聽見蒺藜叢後面發出了哭聲，非常輕的聲音，我也想起了爸爸講的故事，但我懷疑那根本就是我的幻覺。

那晚，我媽媽給東麗洗手，搓她的腳，媽媽用力的搓洗，忘記自己用著力，好像洗乾淨妹妹的手腳，就可以驅走妹妹的病，直到妹妹高喊：「很痛。」

我和姊姊趕緊衝進去，同時抓住媽媽的手，「媽，不要這樣。」我本來想說：「我們家有一個就夠了。」硬生生又把話收回去。

後來，我考上台北的大學，在台北開始我的另一段人生。聽說妹妹仍然失蹤，也許春嬌的招喚只有妹妹才聽得見，但村人現在知道上那裡找妹妹了，趕緊通報姊姊，姊姊也只得放下工作，牽著那輛腳踏車，妹妹默默地跟在後面回家。

「妹妹，我們來唱歌，」姊姊說，就著強烈的海風就唱起了〈如果〉，如果你是那海，我願是那浪花。海離得不遠，包含著姊姊近乎嗚咽的歌聲。

姊姊結婚後的第二年，有一天，妹妹竟然騎著腳踏車出現在隔壁村姊夫家門口，她怎麼知道路的，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。也許妹妹的天性裡可以辨出姊姊的方向，姊姊的婆婆跟她說了這件事，姊姊也不說什麼，默默帶著妹妹走回老家，默默地等到找不著妹妹的媽媽回家來，沒有再多說，又一個人走回去。

聽說有這麼一回，姊姊又帶著妹妹走回來，妹妹突然追出來，「姊姊，我們來唱歌。」

姊姊轉身，幽幽的說，「我現在沒有空，我要回去做飯。」

她回過頭，繼續堅決得走去，要走進她自己的人生，也不管妹妹變了一個人似的嘶吼，聽說妹妹的歌聲傳遍了整個村莊。我其實是知道的，那其實就是我妹妹的歌。

我自己的歌呢，我是一名兒子，也是一名哥哥和弟弟。大學畢業後，我在報社找到一份記者的工作，那時正值台灣解嚴，整個社會開始不安的騷動著。有一晚，我收到一份外電，說精神醫學界決定停用「精神分裂症」的名稱，改成為意識病，我心中湧起無數的回憶和感嘆，打了一通電話回去，但電話鈴響了許久，仍無人接聽。

辭去報社的工作，我考上研究所。那時，姊姊已經離婚，回家幫年邁的媽媽照顧妹妹，我聽說其實是姊姊的夫家不堪妹妹三天兩頭就上門去吵鬧，我想也不能怪姊夫啦，我偶而想起那個叫做林俊和的男生，如果姊姊選擇了他，搬到台北去，她的人生故事也將改寫。

我只是個弟弟，我沒有辦法改寫姊姊的故事，沒有辦法治療我妹妹的病。

那年春節，爸爸已經病逝，我和新婚的妻子帶著小兒子回家，姊姊和媽準備了一大桌的團圓飯，拉著妻子講女人的悄悄話。我跟三歲的兒子到妹妹的前面說：「來，叫姑姑。」妹妹的心情極好，聽姊姊說換了新藥控制著。我悄悄問道：「還會去沙丘那邊嗎？」姊姊緩緩搖搖頭。

午夜，全家安睡，我還坐在屋前看著靜夜的海，海浪跟從前一樣的靜靜來了又退了，但願時間停留，讓這個家又回到從前。

姊姊走過來，「還沒睡啊？」

我說：「難得回來，捨不得睡。」遠處的海浪安穩平靜如搖籃曲，我問：「姊，過得好嗎？」

姊姊聽見我的問題，也不回答，兀自掉下眼淚，從沒見過她哭得如此傷心，一時慌了手腳，也陪著她落淚。姊姊哭，哭她的命。我擦乾眼淚，說道：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」

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坐在嘉義醫院的階梯上，看著垂楊路上香腸攤，我肚子餓了，站起來，要走進醫院去找媽媽和妹妹。

許多年後，這家醫院已關門，野生的禾本科植物覆蓋住原本的木造建築，嘉義的朋友告訴我，這塊地始終都荒廢著，沒有財團願意收購，「也許收留著太多的怨氣，沒有人敢動吧。」

春節回老家，初二，我前往嘉義高鐵站接來嘉義的友人，我們來到文化路吃雞肉飯，在著名的圓環前留影。

車子經過醫院舊址，我說起往事：「要不是我妹妹，我姊姊的人生應該會完全不一樣吧。」突然想起一個長久前的約定，還有個殷切的眼神穿過時空，始終在等著我：「哥，你什麼時候帶我去嘉義玩？」

恍恍頭，甩去那個念頭，我問道：「嘿，林俊和，你不也是口湖人嗎？」

坐在副駕駛座的林俊和說：「是啊，但我爸媽去世了，哥哥一家也搬走了，現在口湖也沒有親人了。」

我說：「沒關係，你想回老家走走…，或者，再見我姊姊一面？」

我等待著林俊和的答案，像投石子進湖心，等待激起的陣陣水波。

林俊和說：「都這麼久了，她還會記得我嗎？」

「去了就知道啊。」

陣陣海風從口湖吹來，吹過嘉南平原的鄉愁，我駕駛著車子奔向西北的方向。